

都市
DUSHI
MI QING
情
骇

零点登录

LING DIAN DENG LU



暗夜 / 著

情人是毒，却欲罢不能。

身体片刻的欢愉麻醉迷幻的神经。

当激情燃尽后，温柔的杀手在午夜零点乍泄一片春光狼藉。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零点登录

暗夜 / 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零点登录/暗夜著. 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0. 11

ISBN 978 - 7 - 221 - 09126 - 0

I. ①零… II. ①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8634 号

零点登陆

作 者 暗 夜

责任编辑 阎循平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 229 千字

印 张 9.25

定 价 25.00 元

目录

Content

■ 激情燃尽/1

那天我们在浴室里做爱，整个过程里我竟在出奇地想念何立的身体。她并不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女人，我的贞节在她之前已经牺牲在了大学的小树林里，我们亲密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快感，但我，竟在此刻，如此怀念她的身体。

■ 换爱之殇/11

在这爱情随便婚姻轻易的时代，每个红男绿女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不安分，从一张双人床流浪到另一张，寂寞是借口，爱是幌子，性才是目的。可是我知道，我是鱼，我老公是水，他的水是我一生存在的原因。

■ 女人不坏/22

他说：“那么，如果是我杀了你的老婆，而作为交换，你去杀了我的老婆。我们的愿望，不是就达成了吗？”

■ 珊妮的财产/32

法医检查说珊妮死前有过被强奸过的痕迹，而从现场看凶手应该是两个人。珊妮作为作家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很久，作为富豪遗孀，人们也早已失去了窥探她隐私的兴趣，可是一个情色作家偷情时被人枪杀，这就噱头。

■ 生还记/41

精致繁琐的绳结，各种形状，各种颜色，区别于书刊教学的平面作品，他将彩绳编成不同的立体形状——慈母怀抱着婴儿，脖颈下绕一条吐信的蛇；美女在微笑着拉提琴，背后却刺着一把锋利的匕首；情侣拥抱着蜜吻，下身双双倒映两个撕斗的猛兽……

■ 台风来了/51

追悼会上，见到了很多多年未见的老师和同学，大家议论着严华之死，也有人讲着股票。师兄问我，台风那天我去了哪里。又说他们知道消息后匆匆赶到，看到尸体时有多么恐怖。

■ 温柔杀手/60

我已经打算原谅她了，一个女人，因为你受伤了为你哭成这样，再大的错我也应该原谅她了。何况，她愿意照顾我一辈子。我对她说，我已经这样了，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尤其是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听了我说，她哭得更厉害了。

■ 性感替身/69

我从来不把男人带回家，这是原则问题，在宾馆可以，我只是扮演替身。每个男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情欲的形象，可惜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找不到真实的，我在某种意义上，代表了那个形象。当然只是一部分，其余部分由别的女人代替。

■ 执迷不悟/79

他们相恋以来，陈宇从没吻过唐婉，说出来连他自己都不信。此刻，在这沉郁的唐宅，陈宇竟然起了莫名的热情，他紧紧拥着唐婉，床板发出“咯吱吱”的呻吟。纠缠中，陈宇无意间往门外扫了一眼，一双诡异的眼睛在门缝里稍纵即逝。

■ 致命暗香/89

小五就像一道轻快的阳光，穿插在我和云芳的中间，如果没有她，我们的约会，将会多么阴霾潮湿，在我是内心有鬼，云芳则是天性不快。小五尚未脱去学生腔的单纯和机灵，让我们三个女人的见面，简单轻松了许多。

■ 打草惊蛇/98

我搬起藤椅朝男人身后砸过去。他立即双手捂住头，蜷缩在地上呻吟着，不一会儿就有血从他的脑后流了出来。显然是被我砸中了要害。我拉住唐婉正要往门外跑，唐婉却拽住我不动了，她怔怔地说，他怎么没声音了，是不是死了？我登时慌了神。

■ 诡异快递/107

冯雅琪深夜潜入，在饮水机里下了剧毒，她知道，安加杰有个习惯，进门就要泡一杯茶喝。之后，冯雅琪把厨房里煤气罐的开关微微拧开，在喷嘴处安置了一个自制的微型电子遥控引爆雷管。对于学地质爆破出身的冯雅琪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小儿科。

■ 裂蛋无痕/116

偶尔，我会给他一些无伤大雅的挑逗，或用穿着透明丝袜的脚去触碰他的小腿；抑或，垂首去捡拾有意碰掉在桌腿处的圆珠笔，而当头低至桌面下时，我忘扭头抛给他一丝秋波，他自然也躲不过这妩媚无边的诱惑。

■ 巫毒娃娃/127

父亲只对一个人表现出异常的热情，或者说，激情。十岁的萱萱已经能够区分这两个词的差异。当然，只有体验了生活，才会有刻骨铭心的感受，比如，萱萱亲眼看到父亲和程远东在一起，她的世界崩溃了。

■ 不容背叛/139

她走路的姿势也和一般女人不同，全身几乎不动，像木乃伊一样直直往前蹦，居然不发出声音。最可怕的是，她的背后，居然有一条猫一般蜿蜒的尾巴摆来摆去，黄白相间。她的脑袋后面，黑色瀑布一般的发丝里，隐隐约约露出了三角形尖尖的耳朵，机警地转来转去。

■ 生死回旋/147

这无疑是世界上完美的谋杀，也许程序复杂，花费颇巨，可是根本不需要替罪羊——对 Theend 而言，人命永远是最值钱的。因为这些逃避了法律责罚的人，可以周而复始地，在扮演自己人生原本角色的同时，杀人于无形。

■ 恶劣的男人/156

杨妃没有委身，哪怕她知道乔立宇喜欢她，他却高高在上，要她像女奴一样来乞求她的救赎。那时他们都太年轻。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总有些趁人之危的味道。她恨他。

■ 红葵秘密/163

表哥笑了：“我说过，两个人爱上同一个人，庸俗可笑的结局，总得有人解决问题。”停顿片刻，表哥阴森地说，“既然洛川不属于我，那么，他必须死。”我感到天旋地转，没想到表哥的爱如此扭曲。我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夺门而出。

■ 潜伏闺蜜/171

“没什么好吃惊的，来这里的男人不是单身就是来寻刺激的，可是你老老实实坐在这里，也不见你走动，由此可以排除第二条。”栀子幽幽地说，一只手在我后背熟练地游走，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似乎都在她的手里游弋清理过。

■ 不眠不休/180

凌晨的时候，我终于忍不住向他下手了。我根本不相信男人的性爱不分离论，如果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没有欲望，那一定是那个女人太矜持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往往是踏足夜总会时，妈妈桑们教给女孩们第一课。

■ 颤抖欲望/189

好人就是大家都承认的人，可他不是振保，他如今变不成好人。即使他想扎紧了裤腰带，他却不能控制其他的女人不会对他投怀送抱，张开白嫩的大腿。他控制不了自己，也控制不了别人。

■ 春光狼藉/198

我就是那只疯狂、妖娆到动荡不安的母老虎。我受力男，所以我心甘情愿做他的母老虎，让他享受到我的野性和欲望。我一直以为这样一定能使他幸福快乐。母亲对力男十分不满意，她一次次给他设立障碍，害得他无计可施。这是我欠力男的，只能如此弥补。

■ 孤单囚徒/209

疼痛，是他的爱留给我的第一印象。我以为是这就是爱，爱就是疼痛和顺从。所以，我从开始的反抗到微微抵抗，到顺从，锐利的疼痛没喊出口就被他的吻一口吃掉……从此以后，我都无比顺从。

■ 透明眼泪/219

我在赌，押上的是自己在姚立心目中的地位，可以与四百万抗衡。我相信他爱我，所以他能心安理得地越过自己女人身上情敌的名字，心安理得地分走四百万吗？我赌他不能。他只会恨那个男人恨得要死。

■ 极度病人/229

苏绣没有拿那些钱。虽然她很爱钱，但她讨厌叫苏瑞的男人，甚至仇恨他。或者更确切地说，她仇恨所有的男人。大三时她深爱的男友移情，恋上有钱的女生，她便开始仇恨男人。

■ 寂寞烟花/237

夕阳西下，屋子里暗潮汹涌。小媚像一只发情的波斯猫，卖弄地扭着身子。教授理完发，没有多留一分钟。才一分钟的时间，屋子里的情愫似乎都被教授带走了。小媚蜷缩在沙发里，把靠垫紧紧抱在怀里。

■ 蓝色桔梗/246

在我独守空房的夜晚，楼上传来的却是极其压抑的让人浮想联翩的声音。沈瑶这个独居女人的生活似乎并不寂寞。我的神经衰弱总是在静夜里发生，那些声音刺激着我的耳膜我的心，使我忍不住想起彻夜未归的丈夫，他此刻在哪里，与什么人在一起。

■ 泄密阳台/255

除了做爱，其他事情男人细致到一丝不苟，如同他从来都整齐划一的头发，他会把协议上的款项算计到避孕套由谁承担费用的份上。这样的男人，我没有理由不恨他。

■ 玉海情孽/265

我是她的哥哥，那个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远离过她的亲人。在她去读大学时，我曾对她说过，我这辈子的理想，就是有了钱，在大理买套房，然后过着快意江湖的日子。

■ 杀人物/275

雌蝶分泌的毒液能让女人的嘴唇变得滋润丰满，但是对女人却不会造成伤害。然而只要男人的嘴唇沾到这种毒，就会变得偏狂，对雌蝶身上香粉的味道情有独钟，并且排斥其他女性。男人不断地沾这种毒，就会日渐变得疯狂。而当他想要和沾有这种蝶粉的女人上床时，却会亢奋而死。

激情燃烬

我们都不过是上帝台球桌上的小球，不知道会撞到谁，弹到哪儿，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，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代，落袋为安。

坏脾气

我和李雯的第 101 次吵架爆发在国贸。那天李雯不知从哪变出一件假冒的三宅一生，整个身体被紧紧箍成了枣核香肠似的好几截。从见到她第一眼，我就产生了一种恶狠狠的冲动，只想找只熨斗把那些蹙脚的褶子统统熨平。

本来是约好下班陪她逛商场的，我不停从货架上取下衣服建议



李雯去试一试。李雯从试衣间进进出出，直试到大汗淋漓鬓发凌乱，最终只看上了一套黑色的内衣。

看着她珍稀动物般在人群里走来走去，享受着过往行人的注目，我的耐性终于到达极限。我直言不讳地说，李雯，你没有意识到你这件衣服很那个吗？李雯问，怎么了？我说，太可怕了。咱们能换一件吗？

李雯顿时火了，她质问我，说吧，你还打算让我试多少套？为什么我总要听你的？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像你养的那只暹罗猫，得任你摆布？我一时气结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在我发呆的短短几秒，李雯甩开我，扬长而去。

每一次吵架都是如此，以她的逃跑而告终。

我们吵得最凶的一次，她用最快的速度收拾了一箱子的衣服，一句话不说，哐地一声大力把门摔上，一副绝然不回来的架势。一星期后，那箱衣服又各归各位，李雯坐在梳妆台前，顾影自怜地照着镜子，叹了口气说，潘志辉，我恨你，可我离不开你。

最近我常常怀念小可爱时代的李雯，梳一头垂垂直发，两只小手软得像小柿饼，总是瞪着一双大眼睛听我喋喋不休。

我们在一起3年，她胖了6公斤，头发直了弯弯了直，脾气却一路长起来，发展到现在，她已经可以凶巴巴地和我对骂，甚至，说出一两个让我震惊的脏字。我忽然怔住，难道是我把她培养成这样的吗？

没错，应该是我把她培养出来的。3年来我供她衣食住行，给她讲人生种种道理和暗藏的机关，也助长了她和我一样的坏脾气。

没有了李雯我一个人在商场闲逛。经过珠宝柜台时，那个女人就坐在珠宝柜台前的椅子上，一件白色的短羊皮夹克，一条磨得很旧的牛仔裤，一条蓝色的围巾，头发卷在围巾里，有一缕闲闲地荡荡出来。

我们的目光，在空气中撞到一起，噌地打上了结，然后马上被她解开了。她说，小辉，是你啊。好久不见！

我从来不相信巧合，在我眼里，巧合是那些没有想象力的编剧炮制出来的劣等逻辑。可眼前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6年后，在现女友李雯跑掉的5分钟后，我遇上了前前女友何立。这个巧合，大概只有上帝能解释得了。

前前女友

我很久没有回忆过她了。她是我选择性失忆的那部分。8年前，我初出茅庐，一腔热血，还是个小男孩，却不屑于和周围嘈嘈杂杂的同龄姑娘约会。是我对她穷追猛打，她温暖可亲成熟妩媚，我像崇拜母亲一样崇拜她。

她也教我人生的种种道理，我所有的衬衫和鞋子都由她一手包办。在工作场所受到暗算痛失良机时，我喝多了，抱着她痛哭，诅咒这社会黑暗人心唯危。她就抚着我的头发说，没事没事，什么都会过去。我是她“养大的”，那时我想。

她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老女人，是我的学校我的钙片。她说，小辉，你早晚会骨头硬起来，会从我这里毕业。我说怎么会，我离不开你。

她一直劝我出国读书，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前途比爱情重要。她给我报了托福班，我下课时，她在家煲了鸡汤等我喝。

我的托福和GRE考得都很出色，出国留学的事竟一路办得很顺利。等办妥了一切手续之后，才懵懵懂懂地意识到要和她分开。

我要走的那天晚上，我们做爱之后，她抽了支烟，说，我这所学校，你终于要毕业了。我说，不会的，不就3年吗，等我！

然后，我走了，走的时候说，如果，3年后我回来你还没有嫁

人，那我们就还在一起好不好？她笑，却是很苍凉地笑，说，傻孩子，3年，什么都会变的。

是的，3年，什么都会变的。我在新泽西读着大学，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当初的诺言已经过期，一开始还通电话和Email，后来就渐渐不再联络。她也并不痴缠，似乎一切都在她意料之中。事实上，我的确不可能再回到她身边了。在美国3年，经历了一系列的一拍即合和一拍两散，我早把她忘了。偶尔想起她，替她数数年龄，想，已经嫁作人妇了吧。

回家后就遇到了李雯，带着一种小女孩似的新鲜和奶气，撒起娇来绵软而不着痕迹，阳光灿烂。

这些年我已经厌倦了猜测女人无穷无尽的小心思，我想，这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，不用费思量。我的前前女友比我大6岁，我比我的现女友大6岁。她们俩同一个属相，却差了整整一轮。何立是口井，深不见底，而李雯，却是清澈的小池塘，一览无余。

天长地久

那个商场的下午，时间像是刷地站住了，在何立身上，甚至还后退了。我已经30岁了，正是当初我们分别时她的年龄。我的身体正在发福，而她却清瘦了，瘦了的她看上去竟然有点小姑娘的意思，胳膊细细的，牛仔裤穿着很挺拔，气色又好，并没有妇人的感觉。

我很尴尬地立在那里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后来好不容易挤出一句，你还好吗？

她点点头，爽朗地一笑，说，我很好。是的，她看上去很好，有朝气，有活力，又美丽。不知这些年她经历了什么，倒像是浴火重生了。

小辉，你胖了。她说。她的话让我一下很气馁。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俊朗阳光的小男孩，每天陪客户在饭桌和 KTV 声色犬马，我的脸上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有了怎么洗都洗不清爽的酒肉之气。

晚上李雯没回家。看来冷战期比我想象得要长些。

我魂不守舍，不是为了李雯。我给李雯的妈妈打电话，她说她出差了，要一个星期后才回来。我放了心，让她出去走走也好。

有几年的时间，我对何立的知觉已经彻底消失。而现在，它们死而复生，哽在我的心里，让我坐立不安。我很久没为一个女人坐立不安了。

忽然想到，那年冬天，圣诞节，她陪我去一个小酒吧，我们手拉手，坐在酒吧的火炉边。后来都喝得有点多，她跑到酒吧的舞台上，唱一支歌，邓丽君的，我只在乎你，她一直看着我唱。我也看着她，脑袋里一瞬间闪过的，是天长地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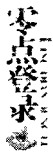
我开始四处打探何立的电话，好不容易从一个朋友处找到了。我给何立打电话，我说，是我。何立在电话里问，谁啊？声音慢悠悠的，好听。我有点沮丧，她已经听不出我的声音了。我说，是我，潘志辉，一起吃个饭吧。

我开车带她去上岛咖啡，本来是预备好好表衷情的，结果有人在我们旁边打扑克，喧闹不堪。千言万语一下子不知从何说起了。

消磨了一个小时，她看看表，说，小辉，我得回去了，明天还要给客户提案，我得回去再准备准备。

我说好。

我送她到家门口，想吻她，却又不敢轻举妄动。从她眼里我没有看到任何有利于我的信号，只好乖乖地放她下了车。



错落想念

回到家李雯已经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她刚洗过澡，头发湿湿的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。一见我回来，撒娇似的抱住我，说，老公，我想你。我抱着她，心里定定的，一点想亲密的冲动也没有。

隐隐地对李雯又有了歉意。哄着她睡了觉，自己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发呆。我又跑到浴室里，上上下下地仔细看自己，很久没好好照过镜子了，镜子里的脸不再棱角分明，满面尘灰烟火色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何立怎么会喜欢？

我再去找何立。借口是一起吃中饭。吃饭的时候，我被鱼刺卡了喉咙，她叫来醋，要我喝下去，还替我拍拍背，我被鱼刺卡得直流眼泪，看着她，愣愣的。

我们的话题总是在各自生活外打转，很散淡地闲扯，有时是我搜索枯肠给她讲笑话，她就很配合地乐一乐。

但我知道她依然未婚，是否还在等我？

我对李雯越来越提不起兴趣。有一天李雯在浴室里发出惊叫，我跑过去，她赤身裸体，指着一只迅速逃遁的蟑螂颤抖不已。我抱住她，她的小肚子上已经开始长赘肉，女人，大约就是这样慢慢变老的。

那天我们在浴室里做爱，整个过程里我竟在出奇地想念何立的身体。她并不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女人，我的贞节在她之前已经牺牲在了大学的小树林里，我们亲密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快感，但我，竟在此刻，如此怀念她的身体。

这么多年了，我几乎已经忘记了那个身体的起伏和错落。

结案陈词

我载着何立去吃中饭，在街角，撞见了李雯。她的出租车横在我们前面，不知是一路跟踪下来的，还是从某个红绿灯开始发现了我们。

李雯狠狠地瞪着何立，说，我当是什么人呢，原来是你这个老女人。何立冷冷地说，我和你老公什么都没有。李雯说，不，我知道。我是女人，我有感觉，潘志辉的心里有人，而这个人，正是你。

何立说，这事跟我无关，你们慢慢谈吧。她把我们扔在街角，打了辆出租车，独自走了。我把脸色铁青的李雯拉到旁边的星巴克。李雯要了杯摩卡，眼泪噼里啪啦地往里掉。她说，你不是说已经忘了她吗？我说真的很抱歉，我也没想到自己还如此挂记她，我也以为我已经把她忘了。她当年对我太好。

李雯说，你是想报答她吗？我说，不是，很多事到现在才忽然明白。从前自己的心像是被蒙住了。我惶惑地看着她，她的眼神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有力量过。她突然长大了。不再是那个傻乎乎的小可爱。那种眼神，竟有些像何立。是的，何立把我养大，我又把她养大，我一定是像她们中间的一面镜子，把某个角度的何立反射到了李雯身上。

晚上回来，李雯依偎着那只暹罗猫蜷在沙发里睡着了，那张秀兰邓波儿式的胖鼓鼓的小脸被沙发靠垫挤出了一撮小褶，让我心疼。

李雯说想去旅游，我说，也好。给她报了去澳大利亚的团，我送她去机场。

从机场回到家里，四周一下空旷起来，我给何立拨电话说，对



不起。何立说，小辉，我快结婚了。刹那间我不是绝望，而是绝望到底，我死乞白赖地央求她见我最后一面，并且保证以后不再纠缠她。

我请她吃日本料理，8年前是她带我去学院路上的日本料理店，那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吃到生鱼片和寿司。我要了一壶温温的梅酒，一杯喝下去，又替她倒上。她不动那酒，只目不转睛地看我，仿佛等着我做结案陈词。

我说，我真的没机会了吗？

何立凄然一笑，说，小辉，我老了，真的折腾不起了。

她手上添了个白金钻戒，上面的钻石闪着刺目的光，晃得我心如刀割。捏住她的手，她坚定地摇头。这时她的手机响了，她说，我要走了，他到了。

落袋为安

李雯从澳大利亚回来后，我闲来无事看她拍的数码照片，那些照片里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频繁出现，有单人的，也有他和李雯的合影，态度暧昧。我问李雯那是谁，李雯突然哭了。她说她爱我，但和我一起只觉得心寒，而那个老男人让她温暖，他们一起去了澳大利亚。

我说，李雯，你还没从我这个狼窝里爬出来，就又栽到另一个老男人的虎穴里了。我又说，李雯，他可以你做你父亲了。

李雯说，那有什么，我只不过是从你这个“父亲”怀抱转投了另一个“父亲”怀抱。

我本来怒不可遏，此时倒被逗笑了。我平静了下来，是我先抛弃了世界，然后世界也开始对我逐一抛弃。一切都是我该承担的。

看着李雯收拾行李箱，那些美丽的小胸罩和小内裤，摊了一